

社會科學基礎叢書之一

經濟學之基本原則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經濟學的基礎原則

龍家驥 著

大東書局
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初版

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全一冊實價大洋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龍 家 驥

主編者 中國社會科學會

發行人 沈 駿 聲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印刷所 大 東 書 局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發行所 大 東 書 局
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

南京 北平 天津 瀋陽
開封 長沙 濟南 漢口
梧州 雲南 徐州 南昌
廈門 杭州 重慶 汕頭
廣州 哈爾濱 新嘉坡

分 發 行 所

大 東 書 局

不 准 翻 印

社會科學基礎叢書序

近代世界進化，有一顯著之特徵，爲科學文化之發展。歐洲於百年以前，其人民程度，社會狀態，與我相較，實無差異。然而，百年來，歐人因科學文化之發展，無論其社會狀態，人民生活，均已有長足之進步。較我落後的中國，其進退盛衰，程度之判，幾如天淵。本此人類進化的原則，中國如欲脫此落後的狀態，自應於真正平等的地位，唯有努力於科學文化之發展。不幸，中國過去之社會運動者，政治改造家，均未注意及此；亟於圖功，忽於其本，以致形式上之發展，失其附托之基礎，人民智識程度，與政治社會體制，遂呈相去萬里之隙痕，背道而馳之危機！

目前國事雖在變亂之中，然正改造建設之良機。此時吾人最大之

工作，首在充實建設之能力，與灌輸民衆健全之智識；俾今後政治社會之進展，能與人民程度之進步，並駕而齊驅。目前社會之新問題，既非情感的衝動，所能有濟；亦非傳習的淺說，所可解決！社會改建，乃一繁重精細之工作；失諸毫釐，即可差以千里。以言政治，則首在當局對於政治制度，有適當的決擇，對於政治組織，有精密的規劃；同時，人民方面，亦須有最不可少的政治智識，以及運用政治之實際能力。言法治，則首在能編訂合於民族特性，適於社會需要，順乎世界潮流之法典；同時人民亦當有了解法律之必要常識。言民生，則復須有妥善有效的方案，以謀生產之發展，分配之合理。而民衆尤需有謀生圖存必要的智識與技能，故此時吾人之責任，首應博考周咨，窮究精研，以求精博可靠之智識，應付目前新生之現象，解決目前新起之問題。此種工作，固甚艱苦而遲緩；

吾人卻不能因其艱苦遲緩而忽視。過去政治社會之改造運動，所以未見功效者，即因忽此所致也。

日本維新以後，早已注意及此，即於科學上做基本工夫，故有今日之發展，今日之強盛。日本民族固有之文化，雖其落後，然而現在西洋一切名貴之科學巨著，以及最新出版界之權威作品，均有譯本。其猛進勇往之精神，實深值吾人之猛省與借鑑。

本會同人，不自量力，意欲本其愚公移山之精誠，負起發展文化之重任。爰於最近期間，有社會科學基礎叢書之編著，冀以簡要忠實淺顯之文字，以示民衆進展之徑塗。尙祈海內賢達，多予匡助；豈僅本會之幸，抑亦民族之福也！

章淵若。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

例言

一 本叢書之編輯，以簡明普通爲原則，極合於初學者之參考，而對於特殊部份，有關社會科學基礎者，亦稍稍論及。

二 本叢書內容分社會科學通論，外交，社會，政治，經濟，教育六種，每種各數冊，編著者多爲滬上各大學之教授。

三 本叢書共二集，每集計十二冊。

四 同人等能力薄弱，而對於服務社會之志，未敢稍落人後，海內外明達，幸進而教之。

五 本叢書之出版，蒙大東書局同人策畫極多，敬書數語，藉誌謝忱。

中國社會科學會二十一年十二，一。

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目次

序言

第一章 經濟學的定義

第二章 經濟財物之分析

第一節 經濟財物的義意

第二節 經濟財物的價值

第三章 經濟財物之交換

第一節 主觀的交換與客觀的交換

第二節 直接交換與間接交換

第三節 交換與價值

第四章 貨幣

第一節 貨幣的職能

第二節 貨幣的材料

第三節 貨幣的價值與商品的價格

第五章 經濟財物之生產

第一節 生產與交換

第二節 生產與營利

第六章 生產的要素

第一節 天然力與土地

第二節 勞力

第三節 資本

第四節 生產要素的配合關係——報酬漸減法則

第七章 經濟財物之分配

第一節 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配原則

第二節 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配機能

第八章 所得

第一節 勞力的所得

第二節 土地的所得

第三節 資本的所得

第四節 企業家的所得

第九章 財物的消費

第一節 消費的重要

第二節 消費與經濟的進化

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第一章 經濟學的定義

所謂『學』或『科學』，就是指對於某一類事物能夠有一個系統的認識與說明。在這些認識與說明之中，我們還可以把那些相似而又常在的現象縮成爲各種的法則。倘若我們對於某種事物只有些片段的認識，則這些片段的認識，不能構成一種科學。一個年紀大的老人，對於生活上的各部分都有許多的認識，他這些認識是從生活上的經驗得來的。但是，他對於他這些認識既不能分門別類起來，又不能就某一類的認識來組成一個系統，所以他這些片段的經驗，總不能算爲科學。換一句話說，他總不能算爲一個學問家。梁漱冥先生曾說我們中國只有『術』而無『學』，（註一）其原因當然是由於我們只注重日常的經驗，而很少想給這些經驗一個有系統

的說明。(註二)

(註一)見所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註二)我們中國人只靠日常的經驗來生活，所以我們的生活又是傳統的，因襲的，因而是沒有進步的。

然而科學的責任不只是一要認識事物，而且還要說明事物的因果。我們所謂的因果，就是事物間的相互關係，或是這一類事物與另一類事物間的相互關係。其實，我們只有明白這些關係之後，我們才能夠把我們的認識分門別類起來，系統化起來。所以事物的說明與事物之系統化是一體的。

『學』的義意既如上述，則所謂經濟學，當然是指對於『經濟事物』或『經濟現象』能有一個系統的認識與說明。

但什麼叫做『經濟現象』呢？

欲明『經濟現象』的義意，我們不可不先說明『經濟』二字的義意。

希臘人視一個人所有的財物連同妻、子、奴隸爲 *oikos*，至於處理這些財物的方法則稱爲 *Economics*（譯爲經濟學）。（註一）由是我們知道最初所謂的經濟學，就是一種處理財物的方法。爲甚麼處理財物需要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又以甚麼爲標準才能算爲『經濟』？

（註一）見塞里格門（*Seligman*）的經濟學原理第四頁。

原來人生是有種種欲望（*Wants*）的。爲滿足他的欲望起見，他就要向外找尋種種適當的物質。然而除了少數的物質如空氣、水等等而外，宇宙間所有的物質都是有限制的，都是要用相當的勞力才可以取得的，才可以供我們用的。適用的物質既是有限制的，而我們的欲望不只是永遠重複的存在，而且還隨着時日之推進而爲無限制的增加，那麼，以有限的適用的物質，怎樣可以應付這無限的欲望呢？（註一）

（註一）馬爾沙士（*Malthus*）的人口論，已指出因人口增加而致的欲望增加，

會使世上所有的食物成爲不足。

在另外一方面，倘若我們本身的勞力是一件用之不竭的東西，則我們也未嘗不可以彌補宇宙的吝嗇。人力是可以勝天的：拿着我們的力量，難道我們不能採獲一切有用的物質來滿足我們這些無底的慾海嗎？然而不幸！我們本身的勞力也是有限的。一個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其中飲食起居至少也要佔三分之一，所以在一天之內，一個人的勞働時間至多只有十六小時。這已是極疲乏的了。自己的勞働既是有限制的，而自己的欲望卻是無限制的，那麼人類怎樣可以使他的欲望得着滿足呢？（註二）

（註一）因此有一班哲學家主張節知節慾。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應無涯殆矣！』然經濟學是不以這種消極態度爲主旨的。

處在這種情形之下，人們對於財物之處理，就不得不採取一種方法。倘若他是已經有了財物的，他就更講究『使用財物』的方法。倘若他還沒有財物，他就要講究

『取得財物』的方法。經濟學當然是研究這取得財物及使用財物之方法的科學。

這種取得財物及使用的方法，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方法呢？僅僅「取得財物或使用財物的方法，我們還是不能明白經濟的義意。一個科學家發明一種化煤成金的方法，這當然是一種取得財物的方法。然而倘若他因化煤而費去的『本錢』，較他能化成的金子量多，則他這種取得財物的方法，不能算為一種經濟的方法。經濟學所研究的取得財物及使用財物的方法，應當是一種『經濟的方法』。但何謂經濟的方法呢？

先從勞力的使用來說。外界的物質既然都是有待於人力的採發然後才能為人用的，所以人爲滿足其欲望起見就不得不勞動。但勞動本身不只是有限的，而且也是一種痛苦的事情。勞動既是有限的，所以人們總想以最少的勞力來取得相當的物品。這是外界所加於他的必需。他如果不講求以最少的勞力來取得某種的物品，則他怎能以有限的勞力來滿足那無限的欲望呢？倘若他用來生產某一種商品的勞力未有減

少，則他怎能有多餘的勞力來滿足另一種欲望或生產另一種商品呢？然而那另一種欲望卻也是要求滿足的，人口又是在那裏繼續增加。在這種情形之下，人們只有設法減少生產某一種物品所用的勞力，這種減少而且是愈低愈妙的。所以人們對於勞力之花費總是想減至於極低的。在另外一方面，勞働又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這種痛苦而且隨着勞働時間的延長而愈甚。人們（其實一切生物都莫不如此）對於痛苦的事情是要避免的。他對於這個因勞働而致的痛苦當然也是想避免的。然而他爲生存起見卻又不能不勞働。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只有設法減少勞働於至低了。這是一種內心的傾向。所以無論是從外界的必需或內心的傾向而言，人們總是想減少勞働於至低的。這個『減少勞力於至低』，就是人們取得財物時所採取的原則，這就是一種經濟原則。

然而僅僅能節省勞力或將勞力減至於至低，還不算『經濟』。真正的經濟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倘若節省勞力的結果是生產品的減少，是某一部分的欲望得不

着滿足，則這種勞力的節省簡直不是經濟，而是非經濟。倘若我們將自己的欲望竭力的壓制着藉以減少勞働於至低，這也只是一種消極的辦法。在某種義意上說，這種辦法是反於人生的，是反於自然的。只有些古樸的哲學家與道德家才提倡這個辦法。在經濟學家的眼光看來，這個辦法是反於經濟的，因為抑制欲望的滿足就是抑制人們的愉快的享受，就是減低物品對於人們所能有的效用；而一切減少愉快的享受與物品的效用者都是反於經濟的。

真正的經濟，是要以至少的勞力獲得最大的效果的。勞力增加，效果也與之同比例而增加，這不算為經濟。勞力減少，效果也與之同比例而減少，這仍不算為經濟。真正的經濟是要勞力減少之後，所獲的效果仍然增加，或至少亦不與之同比例而減少。所以要測度一個人的行為合不合於經濟的原則時，我們不能夠只着眼於他的用費，而且同時還要審查他所得的結果。倘若我們要測知一個政府的行為是不是經濟的時候，我們也不能只着眼於他的支出，而且還須觀察他對於社會事業的完成程